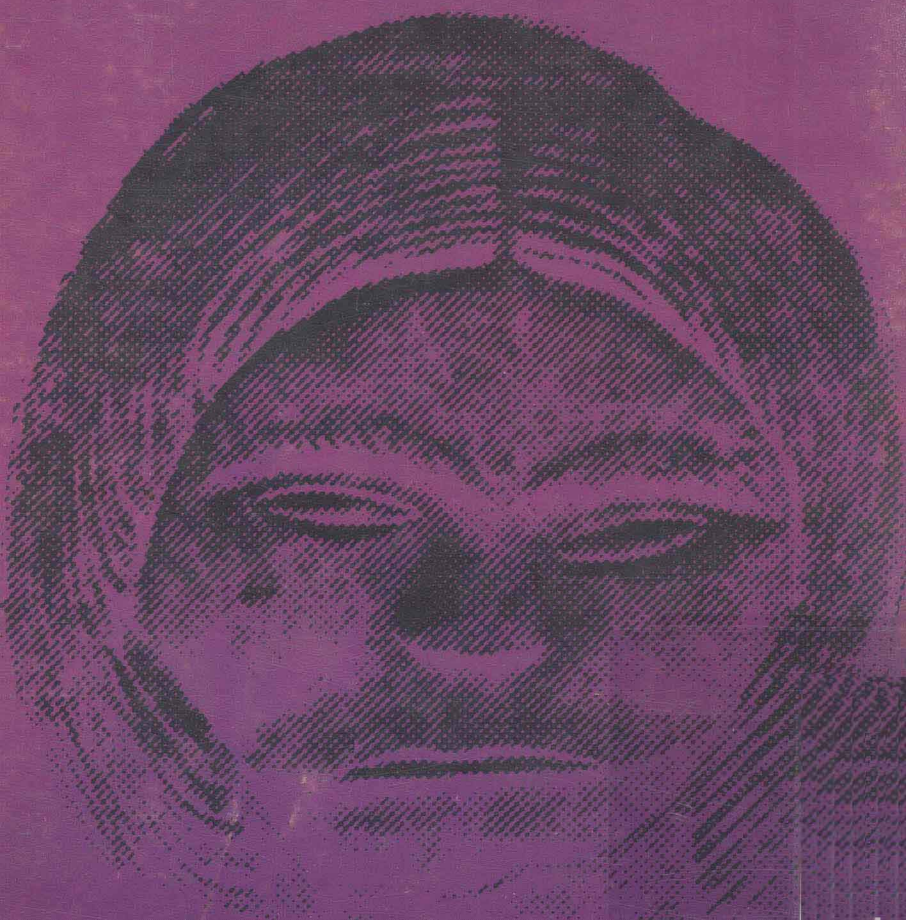


嬰鳥武鳥鞞鞞秋
淮遠



鸚鵡

武鸚

韃靼

鞑靼

淮

遠

鸚鵡韃靼

定價八元

作 者：淮 遠

封面設計：蔡浩泉

出 版：素葉出版社

地 址：香港上環郵政信箱 33809 號

排 字：年豐排字所

印 刷：培基印刷公司

地 址：香港灣仔船街38號

印 數：1 — 1000

初 版：一九七九年三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目 錄

第一輯 稀有唱片

迷信	一
收音機	四
公共屋邨	六
南方旅店	九
稀有唱片	十二
楊桃	十四
住宅	十六
巴黎	十八
泥	二〇

彈叉	二二
白蟻	二四
筆記	二六
事情	二八
方寸	三〇
醫生	三二
舅父	三四
戲院	三六
宿舍	三八
木芙蓉	四〇
銀腳帶	四二
關係	四四
尼龍繩	四六
白雞	四八

散工	五〇
印度橡樹	五二
污水費	五四
遠	五六

第二輯 琴手

梅麗德與貝魯特	五八
珍西寶	五九
金魚	六〇
黑人	六二
琴手	六三
瓜	六四
我爸爸	六六
桌子	六七
校長	六八

片集……………六九

第三輯 鸚鵡韃靼

他人之血……………七〇

鷄舍的住客……………七六

男工……………八五

缸……………九五

彈簧牀墊……………一〇〇

鸚鵡韃靼……………一〇五

番荔枝……………一一〇

老鼠嫁女……………一一五

鐵人……………一二〇

池魚……………一二九

埃斯徹爾……………一三四

地震……………一三九

迷信

（給聶魯達）

我媽媽今天說：有一個女人，死了，留下幾個小兒女。這女人的雙腳，從膝蓋朝裏彎，費多大的勁也拉不直，入棺也就不可能了。最後，做丈夫的對屍體許下撫育孩子的諾言，弓曲的兩腳這才給扳直過來。（活人跟死人的關節骨遊戲？）現在你死了，我相信你也有這種情形，因為你一定死得不安心，因為你一定有些甚麼還不會了結，還不會完成。不過，我很想知道，他們結果是怎樣把你畧嫌太胖的身軀，裝在棺材裏的——對躺着的你，許下了照顧人民的諾言？請來最出色的魔術師？還是乾脆把你合作的腳（手？）砍掉算了？……或者，你（你的屍體）根本沒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而且相當正常也說不定。畢竟這只是中國人的迷信，即使會發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不大可能在一個智利人身上發生。但智利大概也有它怪異的民間傳統思想的，是不是？我對智利知道得很少，我只曉得它是世界上最狹長的

國家，位於南美洲西南岸，面積二十多萬方英里，人口幾百萬，盛產硝石，首都叫聖地牙哥……正如對你的國家一樣，我對你也僅僅畧知一二而已——一九一四年在智利出生，父親在鐵路上做事，母親是一個教員。十九歲時出版頭一部詩集，西班牙內戰後加入智利共黨，後來到過中國……一九七三年九月智利政變，死訊三傳——第一次只是說你死了，但你的姊姊否認。第二次說你死在軍事委員會門前。第三次說你在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在聖瑪利亞醫院逝世，享年六十九歲……這一回，我相信你是真的死掉了，但我懷疑你的死因，和其他。

很湊巧地，昨天爸爸也曾講過一件同樣吸引的事。從前中國九江地方的漁人，他們都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迷信，就是捕魚的時候，不能幹得太「絕」。（這到底是爲了甚麼緣故，我爸爸並沒有提到。）因此他們也都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就是網撒了開去之後，總是稍等一下（當然也不能太久），才把手裏執着的一角一併放下來，好讓魚兒有一點點機會逃生（一點點也是好的）。這叫做網開一面。不過，我相信，無論在中國抑或是在智利，政治上的漁夫，是不會有這麼一種迷信的。我髻髻看見有一些甚麼人，正在太平洋岸，進行捕魚工作。我髻髻看見有一人站在船尾，而向船上比手劃腳的人，一百八十度轉身，把整張網一下子撒開去（好像在跳芭蕾舞

舞——拋出的部分還未完全落下，抓着的一端便忽忽脫手了。我髣髴看見整個智利全都給罩在網中，沒有甚麼人，也沒有甚麼東西，能有絲毫逃逸的機會。可是，我看不見，你是給他們屠宰掉，還是在屠宰之前，已經因病死去——一條患上癌症、又害了心臟病的魚？

收音機

我算得上一個忠實的電台聽衆，起碼在晚上是的。我一上床便扭開枕旁的收音機，收聽停止播音前的音樂節目，在清晨六點鐘廣播再開始時在矇矓中把它關上。開關很小，但熟能生巧，閉着眼睛也能夠輕易找到。在日間雖然這開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但收音機使用的時間，加起來也跟晚上差很遠。對我來說，我的收音機是通宵廣播的。午夜二時電台休息以後，剩下來還有一些雜音。我不但不憎厭這些雜音，而且當它們小量地夾在夜間的爵士樂裏的時候，我更十分喜愛。它們似乎是較小較劣的收音機的專利品。記得我們有一個房客，他也在睡覺時讓收音機開着的，但他的是大上很多倍的，他開得很大聲（奇怪他不會給吵醒），却沒有一點雜音。我無論是現在這一架抑或對上一架，和他的比較起來，實在小巫見大巫。我以前那架有一次從浴室的掛鉤上，掉進洗衣機的泡沫裏了；現在這架是偷來的，仍然是本地出產，仍然是兩個小電池的，而且聲音仍然不能太大、不很清越。這樣其實很

好。三四十年代一個中國詩人曾說：「牆上下等的無線電開了，是靈魂之吐沫。」他所說開了的收音機之所以是靈魂的吐沫，大概正因它是下等的、有些雜音的。

妹妹房裏也有一架收音機，但也是大的那種，完全沒有雜音。如果知道我就是鍾愛這些東西，她一定會說我發神經的。不過，即使我不是發神經，在睡覺也要聽收音機和愛上它的雜音這兩件事上，我也難自圓其說，否認不但是一個小布爾喬亞，同時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了。

公共屋邨

去年暑假我被學校派到一家報館當實習記者。兩個月的實習生活，實在乏善可陳。我每天黃昏前趕返位於斜坡頂端的古舊建築物二樓，坐在壞了的光管下花一個至兩個半小時完成一篇約八百字的報導，站在直條條的娛樂版女記者對面草草扒下兩口糙米，交稿，遞支單，填報翌日的工作預算。傍晚時分街口送汽水的妞兒總會上來一次收瓶子，繞場一周，也總有兩三次和我共用一張辦公桌的教育版記者會突然喊出一句：「開飯。」雖然是每人二元半一頓的晚飯，但所有的人隨即也會不期然地把頭移向門口，只有一次我們真的聞聲見到頭上頂着放了飯菜碗筷的托盤的傢伙出現。我很記得那個托盤，托盤上的竹筐，那些粗劣的陶器和圓木條，電飯煲和木勺，我記得舖在枱子上的舊報紙。每一樣物件我都不致忘卻。這是一個極大的諷刺。我在工作上隸屬公共屋邨採訪組，我的使命在進入居民的生活中，但他們的生計也確實乏善可陳，倒是死物總可以讓人得到說話的憑藉。我記得一個屋邨的走

廊，走廊上每隔相當距離均有一隻燈泡，然而任何一隻在自然光線仍極有限的白天都不放亮。第一座的一名少年稱，燈泡在晚上七時左右才亮，到次晨六、七點便又熄去。他指出，其中很多燈泡，例如該座二樓的一部分，損壞和失去了好久也不見有人修理或補換。報館裏只有兩條走道我是經常行走的，一條由我的座位通往電話總機和貯水器那兒，另一條穿過編輯部引向男洗手間，它們經常保持傳統的幽暗，事實上整個二樓都是如此。我常常覺得自己對廊道過份苛求，我也時時覺得公營屋邨的住民是苛求的。我在八月十日的報導裏寫道：「……居民希望交通安全城在沒有人借用的時候，能開放作公園。」我承認我是通過訪問推想他們的意向，並且以我的心衡量他們的心，但我認為這回的要求是合理的。「某位住客」在文末向我的讀者說：「城內有一些名貴的花木，例如兩棵樹幹有如蛇皮的筆筒樹，我們平日只能隔着鐵網遠遠觀看，大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其實不少當地人士都不關心甚至不知道甚麼交通安全城的存在，他們只關注吃的，我相當懂得迎合他們。我記得：街市。在八月十六日的特訊中，我寫上：「……即原有舊街市的所在，將興建一個小公園。不過，第八座的一名青年表示，這計劃是不大適當的，該處實宜重建一個街市。」街市，它們在我的長約八百字的稿件中三番四次地出現。山谷道邨的那一

個，新奇士橙按體積大小由六毛一隻到一元一毛五隻，絲瓜和白菜分別是每斤一元六和每斤二元；在它外頭不遠處，却可以由五毛一隻到一元五隻的價錢買到同樣的橙，以每斤一元和一元六的價格買到同樣的絲瓜和白菜。但不知甚麼緣故，油塘新邨那一個的物價，反而比附近攤子便宜，例如每斤一元六毛的豆角，僅售一元而已。我不曉得街市內外的菜攤到底何者較受歡迎，我會責備無牌攤檔喧賓奪主，也會批評市場中的東西種類及數量無法滿足居民的需要。兩個月裏頭，無論是市場、甬道、溝渠、梯級、電錶房、公用食水龍頭、公眾浴室等，我均不斷挑剔它們，講盡各種壞話，可是我永遠只記得它們。它們很多時會化身成賣汽水的娃兒上到報社的二樓，更多的時候亦會假借我對面椅子上的瘦個子的嘴巴熟極而流地說：「開飯——」

南方旅店

在我隨身攜帶的一個小本子的首頁末二行上寫着：七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肇慶車站（汽車）。這裏我祇書明我坐的汽車開出的鐘點，並沒有提到他們（我的朋友）所乘的是十時零十分的那一班。因西江洪水氾濫引致往來佛山和肇慶間的船期取消之故，長途汽車的票子比平常搶手，我們在七月十八日上午抵達肇慶後，立即往購下一天早上的回程車票，但最早的一班已經售罄，跟着的兩班也分別僅欠一張及兩張就賣光了，而且那都是別人退回的。

中午一時許，我們在廣州車站會合，買到了廿一日清晨往香港的火車票後，即召機動車前赴南方旅店。我說「南方酒店」，我的朋友忙矯正說：「旅店！」在那裏我們祇租到兩個廉價單人房，租金分別是每日四元和三元。女接待員警告我們那都是中間房，沒有窗子，單單門上有一兩扇氣窗，但由於七月十六日晚上初到廣州時早已嚐盡了找房間之苦，我們是怎樣也不會給她的話嚇跑的。我和李共住的房間

情況概如上述，我第一步把字紙簍用腳推出門外，跟着喚來一個打掃女同志抹掉洗手盆下的地面的水漬，最後用一條從旅店隔鄰的百貨商場買來的淨白毛巾蓋着抹過的部分。陳責我奢侈。

下午約莫三時至七時之間的一段時間，我們在廣州動物園以及往返動物園的途中。它位於越秀區，該區予我的最深印象是高等住宅隨處可見。這些住宅大多是兩層高，設有露台與花園，花園出口裝上一道矮柵門，它們看來並不比我旅店房間的氣窗大得了多少。我們在動物園裏拍了很多照片，但看到的動物並不多。這時候遊人十分有限，數十步以外的人談話也清晰可辨，我聽見一個聲音說：「你們一起照一個。」那是一個外省的女人。整個動物園裏，除了來自香港和澳門的驢頭外，主要就是外省人了。他們跟我們一樣，以遊客的身份在廣州逗留。

當天晚上，在我的房間內，我又聽到他們的聲音了。那裏大概有三、四個人，或者四、五個，或者更多。他們大概是許久不見，因而準備整夜促膝談心的。但我來說，這祇是一種日間活動而已。我起先睡在床上用一連串廣東粗口厲聲喝罵，稍後才醒起他們沒法聽懂。我下床開門出去櫃臺那兒找值夜的同志，由於各房間桌子的玻璃下均有告白說明十點以後不許高聲談笑，故我的投訴是理直氣壯的。我和